

第一章

舞臺上修長的身影穿著黑色的緊身皮衣皮褲，戴著墨鏡，長髮微亂，手指飛快的在吉他弦上彈奏，激情四射的歌聲令臺下一片瘋狂呼喊，神情陶醉的歌迷跟著強勁的節奏一起搖擺揮手。

沙啞性感的嗓音響徹在這熱情的空間裡，與樂聲完美配合，令臺下的粉絲更加迷醉，尖叫著想要接近偶像。

撥片劃下最後一道音符，動情的歌聲也隨音樂的休止而結束，在墨鏡的遮擋下，人們看不清男人的神情，只有燈光在那張臉上落下一片暗色的光影，配合他冷漠的性感。

如雷的掌聲混和著歌迷癡狂的尖叫，男人的身影消失在舞臺上。

演唱會結束，段雨痕在經紀人和保鏢的護送下，從後臺通道回到車上，放下吉他，經紀人便遞上一瓶純淨水。

「雨痕，抱歉，要你臨時趕這個通告，等下還有一個電臺的採訪行程。」

「和唱片公司的會議會晚點嗎？」段雨痕摘下墨鏡，看向經紀人問。

齊魏被他看得一怔，急忙核對行程表，搖了搖頭。「不會遲到，早上展先生的祕書來過電話，會延遲一小時，所以去電臺錄節目綽綽有餘。」

段雨痕點了點頭，閉起眼睛靠到椅背上，似乎準備假寐。

齊魏替他蓋了件衣服，示意司機開車。車裡的空調很溫暖，但段雨痕似乎仍覺得有些冷，又往椅子裡縮了縮。

齊魏在一旁看他。雨痕的臉色並不好，可能昨夜的拍攝結束得太晚，又被拖去喝酒，今天還得趕這臨時的通告。齊魏也嘆口氣，覺得這緊湊的行程讓人喘不過氣。從他的角度看過去，段雨痕俊美的側顏一覽無遺。那張臉可能真是受到上天眷顧，如畫的眉目既美麗得讓人眩惑，又不失男子的堅毅，那些讓人心動的美與男子氣概完美的融和在一起，變成獨特的魅惑，令人看著便移不開眼。

那兩片水色誘人的薄唇，透著冷淡的氣息，卻讓人很想親上去，吻上那片完美的弧度。

齊魏暗罵自己又跳出這樣荒唐的想法。他與雨痕熟識多年，也知道對方最隱密的祕密，但是這樣不受控制地被眼前的美貌吸引時，他還是會覺得心驚膽顫，若是被雨痕知道，搞不好又要被這小子揍。

看段雨痕又動了動身子，齊魏終於忍不住問：「睡不著嗎？」

段雨痕模糊地應聲，並沒有睜開眼，齊魏沉不住氣，把和前座之間的玻璃升起來，不讓司機聽見他們的談話。

「你私下把以前的合約密件給展蘭風看？你傻了嗎？以你的立場，應該從他那裡獲取最大的利益才對。」他說。

段雨痕睜開眼，深漆的眼眸對上他，半晌才低聲道：「我只是不想他被騙。」

齊魏笑了一聲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露出嘲弄來。「就算被騙了也是他自己無能，你什麼時候好心到顧著不認識的陌生人了？」

「他剛接手父親的事業沒多久，以前也不做這一行，對娛樂圈知之甚少，我看他是個踏實的人，若是以後可以長久合作也好，總比那些爾虞我詐的傢伙要來得強。」段雨痕淡淡說。

齊魏盯著他。「雨痕，你老實說，是不是喜歡上他了？」

男人因他直白的問話而怔了一下。

齊魏抓住他瞬間的失神，有些氣急敗壞起來。「你清醒一點，怎麼每次都喜歡上這種不會有結果的傢伙？！他是直男不說，對你更沒有一點好感，你去喜歡他做什麼？以我們現在的聲勢，就算不和他合作，也不愁找不到更好的投資人跟唱片公司。」

段雨痕已經不再是以前剛出道的小小新人，什麼都得受經紀公司約束。如今的他可是重搖滾界的第一把交椅，早在幾年前就脫離經紀公司、獨立自主。

這些年齊魏一直跟著他打拚，擔任專屬經紀人，周旋在各廠商之間，為段雨痕爭取更好的機會與資源，而以他如今的身價，更是各大唱片公司爭取合作的對象，可以說是選擇權都握在他們手上，他真不知道段雨痕在想些什麼？

段雨痕的臉色因他指責的話語而越加蒼白，他靜默地聽著，然後開口解釋。「我只是覺得他是個可靠的人，將來如果長期合作，對我們也有利，至少不會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。」

「好吧，就算像你說的，他值得長期合作，也不會對我們有過多索求，但我還是那句話，我們的選擇有很多，不一定要展藺風。你存了這樣的心思，我倒覺得我們離他越遠越好，省得最後鬧出什麼事。」

段雨痕淡淡一笑。「你也說了，他是直男，對我沒興趣，擔心什麼。」

「這樣的蠢事你以前做得還少嗎？拜託你看男人的眼光好一點。」齊魏還是不放心的抱怨，一想到段雨痕過去找的那些傢伙，就心中有氣。

騙錢的騙錢、騙色的騙色，哪有過真心真意的傢伙，最後受傷的還是他自己。

段雨痕神色轉黯，又閉上了眼，淡聲道：「我再睡一下，就算要罵也放到心裡去罵，別讓我聽見。」

齊魏剛要脫口而出的話憋在喉嚨口，硬生生嚥了回去。他是想罵這傢伙，讓他清醒一點，沒有愛情又不是過不下去，幹麼每次都要惹上一些爛桃花。

段雨痕睡得並不安穩，夢境與往常一樣，混亂又冰涼，都是些不愉快的事，讓他無法安心睡去。

朦朧的夢境裡，他又聽到男人無情的話語。

我根本不喜歡你！和你保持那種關係只讓我覺得噁心，是，你是長得很美，可惜再美也是個男人，我不喜歡男人。

那個男人在得到他送的海景別墅之後，對他說了這樣的分手詞。

其實不是第一次碰到這種糟糕的傢伙了，所以就算心裡覺得受傷，後來大醉一場，砸爛幾把吉他之後，也就過去了。

只是偶爾夢到時，心裡就像被灌了冰塊，總會覺得冷得徹骨，對孤獨的自己感到絕望而已。

段雨痕有點想抽煙，不過他已經戒煙很久了。齊魏告誡他要愛護自己的嗓子，如果他還想賺錢的話。

所以他戒掉了，他的確不想再過過去那些惡夢一樣的貧困日子，如果想繼續做他的音樂，繼續唱著自己的歌，他是要多愛護自己一點。即便那寂寞是如此讓人絕望。

錄完節目來到展氏娛樂的大樓已經快下午五點，夕陽的光暈透過明淨的玻璃射進來，寬敞的大廳在黃昏裡有種偶像劇中的美感，讓段雨痕心中有些莫名的觸動。他戴著墨鏡一路前進，身邊有匆匆掠過的驚訝目光，齊魏按了電梯，匆匆地和他走進去，隔絕那些已經認出他的人。

電梯一直到了十樓的會議室。

齊魏去了洗手間，段雨痕便自己走去會議室。他不是第一次來，所以對這裡不陌生。

看了看手錶，一向守時的展蘭風應該已經在會議室裡，想到這裡，他彷彿看到男人俊朗正直的面孔，段雨痕嘴角微揚，心裡有些期待。

透明玻璃的後方坐著那熟悉的身影。男人穿著一身鐵灰色的 **Hermes** 西裝，一邊看著自己的筆記型電腦，一邊在講電話。段雨痕推開門，便聽到男人有些急切的聲音。

「小薇，妳聽我說……」

顯然電話那頭的女孩並不想多聽，男人神情沮喪，有些無奈地看著被掛斷的電話，楞了片刻，抬頭才看見走進來的訪客。

「抱歉，我是不是打擾了……」段雨痕也怔了一下，本想退出去。看起來像是在吵架的電話，這樣尷尬的情況對方可能不想自己看到吧。

展蘭風微微皺了下眉，看了看自己手錶。「沒關係，段先生來了就請坐吧，時間也差不多了。」

段雨痕沒有遲到，展蘭風討厭不守時的人，所以很不客氣地提出這個要求，他想這些藝人可能懶散慣了，倒沒料到段雨痕很守時。

展蘭風這些日子都是焦頭爛額，父親忽然去世，要他接管這間他並不喜歡的娛樂公司，全新的環境，一大堆從未接觸過的陌生事務，害他這兩個月來忙得像陀螺，吃不好飯睡不好覺，如今剛有一些起色，交往四年的女友卻說要分手。

女友在電話裡吼著他只愛工作，根本不關心她。他蹙眉想著要怎樣挽回小薇，不想失去這段維持四年的感情，他甚至買了戒指準備向她求婚的。

「女人是需要哄的。」段雨痕忽然響起的低悅嗓音，令展蘭風頗為訝異，皺著眉看了他一眼。

段雨痕淡淡一笑。「對不起，可能不禮貌了，不過你好像很煩惱。」

「這是私事。」展蘭風板起面孔，不想把自己的私事放到公事場合上來說。

況且還是讓一個藝人來教他怎麼談戀愛。

說他對藝人有偏見也好，總之就不太喜歡從事這一行的人，這也是他一直排斥來

父親公司做事的原因。

做他們這一行的，衣服不好好穿，總弄得怪裡怪氣，私生活也亂得很，經常在電視新聞上看見某某藝人和誰拍拖，然後不到幾個月就傳出分手的消息，還有第三者的醜聞等等，說他老土也好，但這種生活態度，他自認無法苟同。

就比如眼前的段雨痕，大男人一個，卻穿著全身黑的皮衣，釦子不扣好，都快露出大片胸膛來了，褲子也是，黑色的皮褲緊得連腿部曲線都看得一清二楚，過長的頭髮染成栗色，眼睛上畫了深黑的眼線，打扮得一副不倫不類的樣子，就他看來實在大大不雅。

展蘭風的目光落到段雨痕修長手指上的戒指。那個黑色的骷髏怎麼看怎麼怪異，還有那一圈一圈的皮手環，是不是每個搖滾歌手都得綁上這些東西才叫性格？他雖無法贊同這些人，不過對方的私事和穿著打扮也不是自己能干涉的。既然接手了父親的公司，他也只能讓自己放棄過去的很多觀念，好好接受，撐起公司的運作，他可不想讓父親一生的心血毀在自己手上。

展蘭風別開視線，把準備好的合約放到段雨痕面前。「這是合約，條件與之前商議的一致，抽成也會讓你滿意。」

段雨痕點點頭，翻開合約。「第六片專輯的製作由你們公司全權負責？」

展蘭風正色道：「我要謝謝你把那麼私密的合約樣本給我參考，讓我免於遭受損失，之前差點中了何老闆的圈套，我只是不明白，你何必這樣幫我？何老闆給你的條件也許比我更好，而且他的聲藝娛樂在業界也是數一數二的。」

「第六張專輯的製作一開始就在跟你父親談了，我也是個不喜歡爽約的人。再者，我相信展先生的為人，不會在合約裡有過多苛刻的要求，平時也不會太過為難我。」段雨痕看著他的眼說。

他被他專注的凝視弄得有幾分尷尬，咳嗽一聲。「我聽你經紀人提過，你不喜歡應酬，也不喜歡太多飯局，你放心，在我這裡不會有太多應酬，也會盡量避免你討厭的那些事情。」

他在接下公司時，有幾位元老級幹部告訴過他一些事，他也有風聞這個圈子的一些規則，這樣看來這個段雨痕應該是很自愛的人？

不過他也曾聽過有關段雨痕的一些傳聞，據傳他是個同性戀，也跟好幾個男的亂搞，不管怎麼樣，他就是不太喜歡這種亂搞關係的人。

不過這次他的專輯製作的確是公司的一個大案子，如果做得成功，那麼他就能順利維持父親留下的公司，反之，則很有可能毀了父親的心血。

「歌曲的創作部分我會參與，還有展先生，我想提醒你的一點是，你最好小心保密工作，就算是你的公司，也未必都是你能信任的人。若是新曲在發表前被捷足先登，事情會變得很糟糕。」段雨痕正色道：「剽竊抄襲是我們這個行業的大忌。」那雙漆黑深邃的眼睛在眼線的烘托下，是如此具有魄力。展蘭風心上一緊，啞聲說：「我會注意。」

段雨痕淺淺一笑，薄唇勾起，如同烏丸的眸子，掠過展蘭風有些僵硬的神情。

夜色深沉，段雨痕替自己倒了杯紅酒，穿著浴衣坐到落地窗前，看著窗外迷離的夜景，啜了一口紅酒，腦海裡浮現出白天展蘭風那張正直嚴肅的面孔，忍不住輕輕一笑。

那傢伙每次見到他都嚴陣以待，就好像他是什麼妖怪，實在是有趣極了。

他不是不知道展蘭風對自己有些反感，不過就是喜歡逗他，那男人認真的樣子實在很性感。

段雨痕想著他筆挺的西裝、雪白的襯衫包裹著他矯健的身軀，眼神有些轉黯，又默默飲下一口紅酒。

擱下酒杯，他轉身到自己的工作室裡挑了一把吉他，抱坐到沙發上，輕輕撥了幾下弦，末了便跟著心裡的感覺輕哼起來。

慢慢流暢的曲調，讓他拿出紙筆記下音符，也許這會是一首跟思念有關的曲子，他想放進自己的專輯裡。

展蘭風，你不會知道這是我為你寫的歌。

第二天，按照約定的時間，段雨痕和齊魏一起來展氏準備簽約，卻被神色慌張的祕書告知總裁到現在都不見蹤影，無法聯絡上他。

對方一邊跟他們賠不是，一邊繼續撥著展蘭風的手機，誰都知道這次簽約是他們公司的一樁大事。現在最紅的段雨痕來做新專輯，對他們展氏娛樂是最大的宣傳，尤其是在老總裁去世的這個時候，更成為穩定公司的重要案子。

齊魏拉著段雨痕到車上，才忍不住恨恨道：「還說展蘭風是靠得住的人，這在搞什麼烏龍，待會的記者會怎麼辦？不是準備好簽約之後有記者發表會嗎？」

段雨痕想了一下，「展蘭風不是這樣的人，也許是出了什麼事，媒體那邊你和展氏的人討論一下如何應對，這種事你不是最會嗎？」

齊魏看段雨痕戴上墨鏡拿起車鑰匙，急忙問道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

「去找展蘭風。」

「你知道他在哪？連他公司的人都不找到他。」

「我想我知道。」段雨痕喝了口放在車上的純淨水。「那麼記者那邊就拜託你了，我會小心的。」

「你最好別後悔，這傢伙現在已經給我們製造麻煩了。」齊魏說著，瞪了他一眼。他微微一笑。「那我們就把麻煩解決吧。」

段雨痕開著車來到展家在半山腰的度假別墅，之前談合作時，展蘭風的父親曾邀他們來過，這裡平日展家不太使用，也很少人知道，但現在在躲著什麼人的展蘭風很可能就在此了。

他想起昨天展蘭風被女友掛電話，那懊惱難過的表情，有可能是被甩了吧，才會忽然消失。

果然是很傻的男人，現在還有誰會為了一段感情這麼執著？

不過沒想到他也是會為了感情不顧事業的傢伙，但是這樣也好，不是嗎？

他喜歡重感情的男人，而不是沒有良心的男人。

來到別墅，把車子停在庭院邊，就在車庫外看到對方的車。那傢伙居然車都沒停好。段雨痕嘆了一聲，按響了門鈴。

過了很久，門才打開，男人無神的眼睛有些迷糊地看著他，一股巨大的酒氣撲面而來。

「展蘭風。」段雨痕擔憂的微皺眉。

「什麼？」展蘭風辨認著眼前人，像是認出對方了，靠在門上讓開了身子讓他進來。

「不記得今天我們要簽約嗎？」關上門，段雨痕站在那裡看他。

展蘭風搖晃著身子，跌跌撞撞地摔倒在沙發上，跟著走進去的段雨痕看見廳裡散落的酒瓶，簡直是一片狼藉。

這男人是有多傷心，借酒澆愁到這個地步？

段雨痕心頭有些悶，走到他身邊，沙發前的大理石矮几上擺放的那枚戒指刺痛了眼睛。

精心設計的戒臺，鑲嵌著碩大的美鑽，光彩流溢、亮麗奪目，是要向女友求婚的嗎？

被拒絕了，難怪現在頹廢喪氣的借酒澆愁。

段雨痕闔上戒指的絲絨盒子，讓那耀目的鑽石暫收光芒。

展蘭風已經喝得昏昏沉沉，可能理智所剩無幾，他的身上只穿著一件純白浴袍，胸口光滑的肌膚敞露，讓段雨痕覺得呼吸微窒。

看他睡在沙發上不舒服地動著，想尋找一個舒適的位置，段雨痕無奈地站起身，想扶他到床上去睡。

「展蘭風，起來。」他攬過他一條胳膊，撐著男人往臥室走去。

展蘭風和他差不多高，但比他強壯一些，段雨痕為了在鏡頭上好看有在節食，人很纖瘦。

他費力地扶著男人到了床邊，想把人放上去的時候卻被展蘭風連帶翻倒，雙雙倒在床上，被男人壓在身下。

對方濃烈的氣息與他交纏在一塊，那熟悉的電流又流竄過全身，令他泛起顫慄，很想快些擺脫現在尷尬的狀況。

無奈展蘭風的手觸到他的頭髮，竟用手指捲起來，閉著眼醉意矇矓的低喃。「小微，不要離開我……不要……」

而後收緊雙臂環在他腰上，頭顱也靠在他的頸窩邊一下一下蹭著，溼熱的氣息噴灑在頸邊，偏偏男人的身體也隨著他的動作摩擦著段雨痕全身。

段雨痕因他愛撫的動作而越加顫慄，身體僵硬著，手指碰到男人的身體，又無法果斷地推開他。

兩具成熟的身體交疊，又被肆意的撫摸撩撥，段雨痕很快有了反應。

他低低呻吟著，很想讓自己保持清醒，與展蘭風發生什麼絕對是不明智的，很有可能造成可怕的後果，但理智與情感的搏鬥是如此艱難。

展蘭風埋首在他頭髮裡，又親吻著他的面頰，呢喃著、低語著，俊朗的面容脆弱得讓他心痛，如此親近心動的時刻，讓他混亂地不想再去抵抗那些渴望。

他眼神一黯，翻身將人壓在身下，柔軟的嘴唇立即湊上去，狠狠吻住展蘭風。

「唔……」展蘭風發出模糊的呢喃，在段雨痕有些狂熱的吻裡沉淪失控。

他吻得他很舒服，靈巧的舌尖肆意口腔內滑動糾纏，勾出他更深沉的渴望，他似乎沒被這樣吻過，小微的吻技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了？

展蘭風模糊地想，卻不排斥這熾熱迷亂的親吻。

段雨痕的手撫上他身體，解開浴袍，矯健結實的身軀立刻呈現在眼前，男人的陽剛與魅力令段雨痕情難自禁的慾望更加洶湧。

他痞痞的呻吟，修長的手指順著小麥色的肌膚一路撫下，來到男人下身，握住那脆弱的所在。

「啊……」展蘭風低喘一聲，被猛地握住慾望而覺得刺激難耐。

甦醒的慾望在段雨痕撩人的揉搓下，益發挺脹起來。他順著展蘭風的身體滑下，埋首在他腹間，用嘴含住男人灼熱的分身愛撫吮吸，情不自禁地放縱著自己的感情。

高超的口技讓展蘭風低喘連連，在灼熱的摩擦吮吸中迸射出來，繃緊的身體倏地一鬆，接著嘴唇又被含住，深沉熱辣的吻將他完全包圍。

段雨痕一邊忘情地吻著展蘭風，修長的手指順著他誘人的脊柱滑下，來到股間的密地。

這裡從沒有被開拓過，這樣的想法令段雨痕心中湧起對初次的珍貴與珍惜。他愛著這個男人，而且很想佔有他，不想讓他痛苦，所以他必須慢慢地來，好減輕那些痛楚。

段雨痕忍著自己脹痛的慾望，借助著展蘭風方才發洩的慾液，手指試探著在股間行進開拓，讓他慢慢地接受自己。

展蘭風的神智因酒精而迷亂，此刻完全沉浸在性慾中的身體乖順地任由段雨痕擺弄著，雖然有些異樣的感覺令他不舒服，但對方的手指在體內攪動的感覺又讓他有種說不出的火熱，竟不想停止。

段雨痕一邊親吻著他，一邊加速在祕穴的深插，手指貼著熾熱的內壁搜刮撩撥，摩擦之間帶來刺激顫慄，令展蘭風低叫顫抖著，身體被莫名的感覺操控住，神智模糊地既渴望更加粗暴的行為，又說不清混雜在快感裡的痛苦。

段雨痕忍到極限，抽回手指，用自己灼熱的堅挺對準祕穴，瞬間挺進刺入。

「啊！」展蘭風因為突然的刺痛而蹙起眉，溼潤的眼睛微睜，模糊不安地望著段雨痕。

段雨痕深情地親吻他，柔軟的嘴唇吮吸輾轉，貼著他低語，「忍一下，一會就不痛了。」

他的手撫弄著兩人結合的部位，減輕展蘭風的痛楚，因為潤滑得充分，在放鬆之後，阻滯也漸漸消失，段雨痕一挺到底，完全進入那高熱的祕穴，展蘭風繃緊的身子有些抗拒，然而綿密的親吻和在他堅挺慾望上的快速摩擦都讓他覺得刺激。

神智分不清這一切是痛苦還是快樂，只是隨著體內一下一下的抽動而帶出奇異的快感來，那些顫慄的感覺以前從未經歷過，身體每處都像被熱流襲過，滾燙酥麻的熱流侵襲著神經，從火熱的祕穴一直綿延出來，令全身都忍不住顫慄發狂。

「嗯……啊……」他情不自禁的呻吟著，在灼熱的慾流裡感到深切的交融，彷彿填補了心頭那些痛苦和空洞，他正亟需這樣忘情的療傷。

於是他搖擺著身體，憑著本能投入這瘋狂熱情的性愛裡，把一切都丟出腦海，只剩下火熱原始的情慾律動。

歡愉一波又一波湧上，鼻息間可以聞到淡淡的香氣伴隨著濃烈的男性氣息。

那香氣有些熟悉，然而神智迷亂的展蘭風沒有想法，只是酣暢淋漓地扭動身體，享受直達靈魂深處的顫慄與快感。

第二章

段雨痕替展蘭風清理了身體，溫柔地抹去那些激情黏膩的痕跡，對方還睡得昏沉，也許他還不清楚剛才發生了什麼。

望著那張沉睡的面容，長長的睫毛貼著眼皮顫抖的模樣，讓男人看上去可愛極了，就如同對方身上讓他迷戀的陽光氣息，照耀著自己，掃去那些陰霾和憂鬱。他輕嘆一聲，撫過展蘭風的臉龐，又溫柔地湊上去，含著那嘴唇戀戀不捨的留下一個吻，隨即起身離開臥室。

展蘭風醒來的時候天色已黑，他神智模糊地坐起身，抱著醉酒後頭痛欲裂的腦袋，十分懊惱地呻吟一聲。

身下有些異樣感，他疑惑地檢視自己，身上有些曖昧的可疑痕跡，讓他依稀憶起那些他極不願想起的事。

身上留下的吻痕還十分清晰，還有從某處傳來火熱酥麻的不適，宛如一盆冷水從頭澆下，令展蘭風完全清醒過來。

他驚駭地瞪大了眼，環視空無一人的臥室。

房外傳來的聲響讓他跌跌撞撞起身，推開門，一路走出來，終於看到流理檯邊那道修長的身影。

穿著簡單的白色襯衫，釦子只扣了一半，柔軟的栗色長髮在他眼中卻極刺目。

段雨痕。

展蘭風腦海飛速掠過那些難堪的激情畫面，一時間心頭轟隆巨響，被震驚得回不了神，就算他平常再鎮定，此刻也平復不了這巨大的衝擊之下自己動搖的心緒。

「醒了？」男人聽到聲響，回頭看他，俊美的臉龐帶著一點魔魅的氣息，落到展蘭風眼裡，卻充滿邪惡與卑鄙。

他猛地衝上去，行動快過思想，一拳狠狠揍上段雨痕的臉。

「混蛋！你對我做了什麼？！」

他的怒吼充斥著寂靜的空間，那十足的憤怒咆哮宛如絕望的獅子。

段雨痕被他抓著衣領重重揍了好幾拳，嘴角破皮，鮮血流出來，展蘭風卻還是憤怒失控的揪著他。

「對不起。」段雨痕連擋都沒有，只是用手背擦去自己嘴邊的鮮血，眼神複雜的

望著展蘭風道歉。

「混蛋！」展蘭風氣得發抖，完全不曉得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，自己和一個男人發生了關係，還是被上的那個，比起羞辱難堪，更多的卻是暴怒，這讓他無法接受。

「你這該死的同性戀！」他怒罵道。

段雨痕的黑眸黯了黯，慢慢從冰冷的地板上爬起身。

「滾，馬上從我的屋子滾出去！」展蘭風繼續怒喝。

段雨痕拿起自己的外套，最後看了他一眼。「我弄了一些吃的，你喝了太多酒，一天都沒吃東西……」

「滾！」展蘭風閉上眼，拳頭握得死緊。

段雨痕沒再說什麼，默默走出屋子。

身後在巨大聲響裡關上的門，是展蘭風暴烈怒火的最後回應。

齊魏驚訝地看著段雨痕手裡的煙，本來已經到口邊的話終究沒喊出來。頓了頓，他才說：「你瘋了嗎？現在居然還抽煙，沒看今天的報紙嗎？展蘭風那該死的傢伙不曉得透露了什麼風聲，今天娛樂頭條都寫展氏不會和你簽約了！」

沉默的段雨痕頓住彈煙灰的動作，並沒有出聲。

齊魏簡直被他氣死了，都快跳腳。「所以我就說不要選擇展氏，昨天簽約放我們鴿子不說，今天又搞出這些不利的報導，說什麼你不符合他們簽約藝人的健康形象，從頭到尾我們成了被耍的一方！如果一開始就選別人，我們現在已經風光的簽了約，新專輯也在製作中了，你搞出這麼多事來，到底想幹什麼？！」

「我會和他談一下。」段雨痕按熄了煙，幽黑的眼眸望著經紀人。

「還談什麼？！馬上發表聲明我們不會與展氏簽約，是他們簽約日毀約再先，現在又發表這些攻擊性言論，我們不排除透過法律途徑解決的可能！」齊魏怒吼道。

「今天早上何老闆已經重新聯絡過我，合約條件不變，都替你準備好了，只要你簽約就行了。」他實在不明白雨痕還在堅持什麼，和展氏的關係搞得這麼僵，居然還想和展蘭風繼續合作，這回他絕對反對到底，不會再妥協。

「我會再和展蘭風談一下，給我一天時間。」段雨痕看著齊魏，冷漠的聲音有些沙啞。

齊魏皺眉，「段雨痕，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就算你現在很紅，要失去這些也不過是短短幾天時間的事。」

展蘭風在公司接到電話，母親因為昏倒而被送進醫院。

他焦急地驅車趕到，進了VIP病房，一直擔任他們家庭醫生的林醫生正在病房裡。

「蘭風，你來了啊。」

「林醫生，我媽怎麼樣？」

「替她做了一些檢查，沒什麼大礙，是因為太過虛弱了，所以才昏倒，可能是你

父親的死帶給她的打擊太大，這些日子吃不好睡不好，幾年前你弟弟出事之後，她一直很虛弱，現在又是你父親，她難免接受不了……」林醫生輕輕一嘆，「明天安排她做一次全身檢查，再仔細看一下。」

聽了醫生的解釋，展蘭風懸著的心才稍稍放下。

見展母醒過來，林醫生拍拍他肩膀，轉身離開。

「媽，妳覺得怎麼樣？」展蘭風坐到母親身邊，輕輕握住她的手。

「蘭風，你不用過來的，公司不是有很多事嗎？萬一……」展母擔心的是丈夫留下的心血。

「媽，妳放心，公司的事我安排好了才過來，只一下子不會有影響。」展蘭風安慰母親。

展母看著兒子，握住他的手條地緊了緊。「蘭風，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你人都瘦了，我知道你不喜歡娛樂圈，但這是你父親畢生的心血，所以蘭風，你一定要好好做知道嗎？要把遠山留給我們的公司經營下去，這樣我以後才有臉面對他……」提到死去的丈夫，她眼睛又紅了起來。

「媽，妳放心，我一定會好好做。」見母親流淚，展蘭風心裡也難過極了，他不敢告訴母親自己正中止了一件對公司很重要的案子。

今早對媒體說不會與段雨痕簽約，是他思考一夜的結果。

他無法和段雨痕合作，只要一想到那個人趁自己喝醉所做的事，就讓他快要發瘋。他甚至有些恨因為自己接手了父親的公司，才會惹上這些不正常的人。

但現在母親哀痛的神情讓他陷入了矛盾中，一時間不知道自己的決定是對是錯？又能否好好把父親的公司守住。

這時手機響了，展蘭風安撫了母親，便走出病房接聽。

「總裁，不好了，我得到消息，王董事和其他股東準備要把手上的股份都賣出去。」

「怎麼會突然這樣？」聞言，展蘭風心裡大急。

「今早媒體報導了你要中止和段雨痕的簽約，聲藝娛樂那邊又透露了要和段雨痕簽約，打造黃金專輯，王董事他們怕公司一蹶不振，想現在就把手中的股份處理掉，因為董事長忽然去世……他們已經對公司沒信心了。」

「你替我找到王董事，我馬上回公司，記住，一定要聯絡上他！」展蘭風迅速掛斷電話，準備驅車返回公司。

但才到醫院門口，手機又響起，他匆忙接起，喝道：「又有什麼事？不是叫你快去找王董事嗎？」

「展蘭風，是我，段雨痕。」低沉的聲音令他一下怔住。

談話的地點還是展家在郊外的別墅，那個令展蘭風近期都不想待的地方，沒想到這麼快，又與那個人在這裡尷尬的見面。

段雨痕臉上的墨鏡遮去他大半張臉，露在外面的部分看似木然。

進了屋，展蘭風的面容還是僵硬的。

「你還要和我談什麼？」他冷冷看著段雨痕。

段雨痕回視著他，「我聽說展氏的股東們打算賣掉手上的股份。」

展蘭風深深地皺起眉頭，語氣不善。「你究竟想說什麼？」

「如果那些大股東手中的股份流入市場被別人買去的話，展氏很快要易主了。」

段雨痕沒有摘下墨鏡，幽深的聲音令展蘭風更加不悅。

不過他無法否認，他手上只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展氏股份，若是那些賣出去的部分被同一人收購，那麼展氏經營權易主的確不是危言聳聽。

「我還聽說，何老闆對那些股份很感興趣，已經聯絡了幾位股東。」段雨痕淡淡說。

展蘭風心一沉，雙臂環胸問他。「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展蘭風，我手上的錢可以買下部分的股份，讓你的總裁位置不致旁落，換言之展氏還是你的，而且我也還願意和你簽約，我們繼續合作，只要專輯順利推出，你眼下的危機都能順利解決。」

「聽上去很好，可我怎麼覺得你比他們更危險？」展蘭風皺著眉，毫不鬆懈地盯著段雨痕。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我實在不明白你為什麼要為我做這些，你只是一個藝人，展氏到底落在誰手上，對你也沒有影響，不是嗎？」

「如果我說，我只想和你合作呢？」

「我和你的關係並不好，你也不是沒有更好的選擇。」展蘭風冷聲說。

段雨痕忽然摘下墨鏡與他對視，令展蘭風心臟猛地跳了一下，不自在地想別開眼，因為他又想到兩人之間那些混帳事。

「你說的對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我做這些，的確有條件。」段雨痕突然唇角微揚，似笑非笑。

展蘭風卻心頭髮毛，不曉得對方還要說什麼。

「像我說的，我可以買下部分股份緩解你危機，另外和你簽約製作新專輯，不過這些，我要你一個承諾來做交換。」

「什麼？」展蘭風眯眼問。

「做我男朋友。」段雨痕微微一笑，眼底卻沒有什麼笑意，只是定定的凝視著他。

「你瘋了。」展蘭風氣息一窒，懷疑這荒謬的話是自己聽錯了。

「只要你同意在專輯製作的這段日子裡和我交往，那麼剛才的一切就照約定所言，你只需要做我的男朋友，我不會為難你做你不願意的事，就這麼簡單。」

「你真的瘋了，就算你喜歡男人，去找個和你一樣的就好，纏著我算什麼？」展蘭風一直強壓下去的怒火再次生起，尤其是聽到這侮辱人的提議。

「我只喜歡你。」段雨痕忽然低聲說了一句。

展蘭風眼皮一跳，聽到這樣的話沒有甜蜜感動，反而令他有股噁心反胃的衝動。段雨痕盯著他一會，而後輕輕一嘆。「你臉上的表情寫滿了我倒楣，為什麼讓我碰上這個變態。」

展蘭風毫不客氣地沉聲說：「你知道就好，我不明白你這樣勉強別人有什麼意思。」

「你昨天喝醉時說過，你女朋友拋棄了你，有了新男友，你說愛情怎麼這麼不可靠，你想要找一份可以信賴的感情，沒有太多的索取，而是互相包容關懷，你想

要那樣的愛情，你還記得嗎？」段雨痕凝視他，低低的聲音緩緩道來。

展蘭風微怔，一時間不知該喜該悲。這的確是自己的愛情觀，沒想到在受傷之下竟會對這個陌生男人吐露。

「我可以給你那樣的感情，我們為什麼不試一下？」段雨痕俊美的臉龐露出一抹讓人屏息的微笑，深黑的眼裡有一些希冀。

展蘭風承認那微笑足以讓全世界的女人瘋狂，但其中絕不會有自己。

「我說過，我不喜歡男人，我很正常，喜歡的是女人。」

「所以你要的感情也只有女人能給你？」段雨痕掀眉問道。

「沒錯。」展蘭風斬釘截鐵的回答，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在這裡和一個同性戀討論自己的性向問題。

段雨痕靠到椅背上，俊美的臉上沒什麼表情，視線也移了開，看著窗外好一會，才緩緩說道：「我的提議不會改變，你只需要做我的男友，不用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，也不會有你不願意的親密關係，頂多只是約會吃飯。如果你同意，那麼展氏和專輯合約都照舊。」

說罷，他戴起墨鏡，忽然起身。

展蘭風有些愕然地看著他，實在不明白這個人怎麼這麼固執，自己都明確表明了立場，堅持要這樣一個假男友有什麼意思？

雖然他很想斷然拒絕，但這個提議關係到展氏的未來，如果深切思考，自己反而沒什麼損失，不過要當段雨痕的男友直到專輯製作結束，他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得到。

而且他不想拿感情當做交易條件。

他不曉得這個男人為什麼可以這樣交易感情，那讓他覺得很卑鄙，如果自己也接受提議，豈不是一樣卑鄙？

但是母親流淚的面容還那樣清晰，父親臨死前握著他的手一直不肯放，那麼顫抖艱難地叮囑他要好好經營公司，這一切的一切，此時都像電影的畫面，一幕又一幕的重複播放，刺得他心口發痛。

「你有一天的時間做決定。」段雨痕起身，離開了別墅，只留下這句教展蘭風無所適從的話，把他心中所有的矛盾跟掙扎都推到極致。

展蘭風提起筆，在合約上簽下自己的名字。

段雨痕也寫下自己的名字，和他交換，微微一笑。

「那麼，約定既然成立，希望你能好好遵守。」他轉身去酒櫃前倒了兩杯紅酒，又再坐過來。

展蘭風打量四周，這裡是段雨痕的家，他第一次來。

米色系為主的色調，歐式的裝潢，四周瀟灑舒緩慵懶的氛圍，對方此時穿了一件簡單的深紫色襯衫，搭配輕鬆的牛仔褲，栗色長髮勾勒得他俊美的臉龐有幾分夢幻，在家裡段雨痕沒有化妝，但卸下眼線的雙眼反而有一股無法遮掩的嫵媚散在眉梢，令人移不開視線。

「是忽然覺得我很好看嗎？」注意到他的視線，段雨痕輕輕一笑。

「如果是女人有這種風情媚態，可以說是迷人，但男人的話，通常會被叫人妖。」展蘭風皺著眉，想收斂起自己的苛刻，不過他更加不想被迷惑，只要一想到自己被威脅答應的承諾，還有那次錯誤的關係，都無法讓他不討厭這個男人。

一副不在意的樣子，段雨痕輕撫自己左耳上的銀色耳釘，修長手指掠過臉龐，也不管展蘭風說的不客氣的話，反而愜意地啣口紅酒，自在地望著他。

「那麼明天是週末，我正好沒有行程，我們來一次約會怎麼樣？」他笑盈盈地提議，很期待那張正直的臉上有趣的反應。

果然，那個人露出為難又有些尷尬的表情，俊臉上還可以找到一些羞憤。

「不會有別人看見，你放心，我是公眾人物，再怎麼說也要對自己的性向保密。」段雨痕低低地笑，移開了視線，不再看展蘭風彳亍的樣子。

「你定好時間、地點，傳簡訊給我。」展蘭風冷著聲說。

「好。」

「那麼我先告辭了。」展蘭風站起身，不想再在這讓他尷尬的地方待下去。

「如果可以的話，請給我帶一束花，我喜歡花，尤其是情人送的。」他臨走前，段雨痕微笑道，迷人的眼瞳深深地凝視他。

Crescent